

國學叢刊

蘇東坡

周景濂編著
正中書局印行

刊 叢 學 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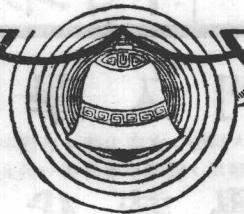
坡 東 蘇

著 編 濂 景 周

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國學叢刊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

蘇東坡

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周景濂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南京河北路宣家巷口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上海福州路
南京太平路

(732)

特正

1/1

目次

第一章	家庭	一
第二章	青年時代	九
第三章	中年時代	二七
第四章	晚年時代	五六
第五章	氣質與修養	八七
第六章	詩文	一〇五
第七章	年譜	一一六

第一章 家庭

東坡家系，肇始唐代蘇味道。唐中宗神龍元年（七〇五年），味道爲眉州刺史，卒於官。其後裔卽爲眉州蘇氏之所自出。東坡祖父名序，父親名洵。洵有二兄，一名澹，一名渙，都擅長文學，舉進士，蘇渙官至都官郎中。蘇序亦以其子歷任顯宦，被任爲大理評事，後累贈至尚書職方員外郎。

蘇洵字明允，號老泉，少不悅學，年二十七，始發憤讀書。後應試不第，悉焚其前所爲文，益閉戶讀書六年，五經百家之書，無所不通。其著作有權書、衡論、機策等書。曾召試於紫微閣，不就。後朝廷中欲修纂建隆（宋太祖年號）以來之禮書，因任命蘇洵爲祕書省校書郎，董理其事，成太常因革禮百卷，方成而卒。蘇洵儀態謹嚴，其子東坡有云：「吾先君於物無所好，燕居如齋，言笑有時，可以想見其爲人了。」東坡母親程氏。蘇洵是常常宦遊不歸鄉的，所以東坡年幼時教養之責，全由其母程氏一人擔負，親授以書。有時候和東坡講到古今成敗得失，如數家珍，不爽毫髮，卽此已遠非尋常女子所能做到。一日，程氏

讀後漢書范滂傳，不禁慨然嘆息，時東坡侍立在旁，因問道：如兒做了范滂，母親怎樣？程氏答道：兒能做范滂，我豈不能做范滂的母親？可知程氏的見識不凡了。

東坡兄弟共三人，老兄名景，早死。所謂：

弟兄本三人，懷抱喪其一，傾然仲與叔，耆老天所隲。

東坡字子瞻，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。所以傳藻紀年錄上說：

十二月十九日卯時，公生於眉山縣紗縠行私第。

蘇轍字子由，宋仁宗寶元二年二月生，少東坡四歲，不及東坡器量豁達。態度沉默安祥，酷似乃父。所謂：

念子似先君，木訥剛且靜，寡詞真吉人。

至其文之平暢秀傑，也和他的人品相同。後來和他的老兄，同仕官至門下侍郎。宋徽宗政和二年卒，其著作有詩傳、春秋傳、古史、老子解和鑾城文集。

東坡妻王氏，名弗，爲眉州青神鄉貢進士王方之女。王氏始嫁之年爲十六歲，其時東坡十九歲。王氏爲人淑良，頗能調和東坡豪放之病。英宗治平二年五月，東坡從鳳翔到京師時，王氏竟不幸舍其夫。

而長逝，時年僅二十有七。東坡驟遭鼓盆之痛，悲傷莫名，曾爲墓表，以志哀悼。

君之未嫁事父母，既嫁事我先君夫人，皆以謹肅聞。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，見軾讀書，則終日不去，亦不知其能通也。其後軾有所忘，君輒能記之，問其他書，則皆略知之，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。從軾官於鳳翔，軾有所爲於外，君未嘗不問知其詳，曰：「子去親遠，不可以不慎，日以先君之所戒，軾者相語也。」軾與客言於外，君立屏間聽之，退必反覆其言曰：「某人也，言輒持兩端，惟子意之所嚮，子何用與是人言？」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，君曰：「恐不能久，其與人銳，其去人必速，已而果然。」將死之歲，其言多可聽，類有識者。其死也，蓋年二十有七而已！

又其所填悼亡詞，尤淒惋動人。

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，千里孤墳，無所話淒涼，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髮如霜。

夜來幽夢忽回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，料得年年斷腸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

東坡繼室，爲其前妻之從妹，名閨之。東坡祭其岳父王君錫丈人文中，有「軾始婚媾，公之猶子，允有令德，天閼莫遂，惟公幼女，嗣執壘篚」之句。其繼室王氏，追隨東坡，也願能刻苦持家，隨遇而安。當東

坡謫居黃州時，曾與章子厚書云：

僕居東坡，作陂種稻，有田五十畝，身畊妻蠶，聊以卒歲。昨日一牛病幾死，牛醫不識其狀，而老妻識之，曰：此牛發豆斑瘡也，法當以青蒿粥啖之，用其言而效。勿謂僕謫居之後，一向便作村舍翁，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。

又在趙德麟的侯鯖錄上，載有東坡繼室王氏的一段軼事云：

元祐七年正月，東坡先生在汝陰州，堂前梅花大開，月色鮮霽，先生王夫人曰：春月色勝秋月色，秋月色令人淒慘，春月色令人和悅，何如召趙德麟輩來，飲此花下，先生大喜曰：吾不知子能詩耶？此真詩家語耳！

王夫人於元祐八年八月一日，卒於京師。黃山谷贈東坡詩，有云：

樂天名位聊相似，卻是初無富貴心，只欠小蠻與樊素，我知造物愛公深。

東坡有一個小妾，也姓王，名朝雲，字子霞，錢塘人。紹聖元年，東坡謫居惠州，只有朝雲一人，獨隨之南遷，因作朝雲詩以紀之。并引

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，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。然夢得有詩云：春盡絮飛留不得，隨風好去落誰家。樂天亦云：病與樂天相伴住，春隨樊素一時歸。則是樊素竟去也。予家有數妾，四五年前，相繼辭去，獨朝雲者，隨予南遷，因讀樂天集，戲作朝雲詩。不似楊枝別樂天，恰如通德伴伶玄。阿奴絡秀不同老，天女維摩總解禪。經卷藥爐新活計，舞衫歌扇舊因緣。丹成逐我三山去，不作巫陽雲雨仙。

紹聖三年七月，朝雲亡於惠州，共計追隨東坡凡二十三年，東坡作詩以悼之。并引

紹聖元年十一月，戲作朝雲詩，三年七月五日，朝雲病亡於惠州，葬之栖禪寺松林中。東南直大聖塔，予既銘其墓，且和前詩以自解。

苗而不秀，豈其天不使童鳥與我玄。駐景恨無千歲藥，贈行唯有小乘禪。傷心一念償前債，彈指三生斷後緣。舊臥竹根無遠近，夜燈勤禮塔中仙。

是年重陽日，又作詩以哀之。

三年瘴海上，越嶠真我家。登山作重九，蠻菊秋未花。唯有黃茱根，堆墪生物竄。蜨酒藥衆毒，酸甜

如梨檀，何以侑一罇，隣翁餽鼃蛇，亦復強取醉，歡謔雜悲嗟，今年吁惡歲，僵仆如亂麻，此會我雖健，狂風卷朝霞，使我如霜月，孤光挂天涯，西湖不欲往，墓樹號寒鴉。

朝雲的風采和文學，都非尋常姬妾所能及，只要看東坡與李端叔的信，便可知之。

朝雲死於惠州矣！別後學書，頗有楷法，亦學佛，臨去誦六如偈以絕。葬之惠州栖禪寺，僧作亭覆之，榜曰六如亭。

東坡有子三，都是文壇健將，長曰邁，前妻所生。仲曰迨，叔曰過，皆係後妻生下來的。邁和迨，皆外出服官，遠客異鄉，只有幼子過，終東坡一生，追隨左右，未嘗稍離，所以東坡在惠州曾說道：

既習其水土風氣，絕慾息念之外，浩然無疑，殊覺安健也，兒子過，頗了事，寢食之外，百不知管。

又云：

某既緣此絕慾棄世，故身心俱安，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，非此父不生此子也，呵呵！

過的性情，最酷似其父，所以終身不出去做官。及父卒，居於潁昌之小斜川，過他的隱居生活，自稱斜川居士，有斜川集二十卷行世，時人稱之爲小坡云。

東坡還有一個庶子名遜，是元豐六年七月在黃州時小妾朝雲所生的，東坡當時曾與友人書云：杜門壁觀，雖妻子無幾見，況他人也，然雲藍小袖者，近輒生一子，想聞之一拊掌也。

又其洗兒詩云：

人皆養子望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，唯願孩兒愚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

不幸東坡所希望「無災無難到公卿」的寧馨兒，於翌年七月，東坡由黃州遷到汝州的時候，竟半途夭折了。下面兩首詩，便是東坡哭兒之作。

吾年四十九，羈旅失幼子，幼子真吾兒，眉角生已似，末期觀所好，踴躍逐書史，搖頭卻梨栗，似識非分恥，吾老常鮮歡，賴此一笑喜，忽然遭奪去，惡業我累爾，衣薪那免俗，變滅須臾耳，歸來懷抱空，老淚如瀉水。

我淚猶可拭，日遠當日忘，母哭不可聞，欲與汝俱亡，故衣尚懸架，漲乳已流牀，感此欲忘生，一臥終日僵，中年忝聞道，夢幻講已詳，儲藥如丘山，臨病更求方，仍將恩愛刃，割此衰老腸，知迷欲自反，一慟送餘傷。

東坡的兄弟子由，也有三子，曰遲，曰适，曰遠，東坡曾有詩云：

兩翁歸隱非難事，惟要傳家好兒子，憶昔汝翁如汝長，筆頭一落三千字，世人聞此皆大笑，慎勿生兒兩翁似，不知樗櫟薦明堂，何似鹽車壓千里。

總之，東坡一門，都是頭角崢嶸，英才煥發，所以「三蘇」之名，遂爲世所聞知了。

第二章 青年時代

東坡在總角時，即敏悟異常兒。八歲入小學，師事道士張易簡。觀其自述云：

眉山道士張易簡，教小學常百人，予幼時亦與焉，居天慶觀北極院，予蓋從之三年。

東坡受業於張道士之門，在此三年中間，氣質之變化如何，學業之進步又如何，今雖不知其詳，可是他的才氣，已往往流露於無意間，甚至對於張老師，也不免要加以戲弄。只要觀其在范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，便可知之。

慶歷三年，軾始總角入鄉校，士有自京師來者，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，軾從旁竊觀，則能誦習其詞，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？先生曰：童子何用知之！軾曰：此天人也耶？則不敢知，若亦人耳，何爲其不可。

所謂慶歷聖德詩，係當時國子直講石守道紀念慶歷更化而作的。何謂慶歷更化？慶歷是宋仁宗的年

號，原來在慶歷以前，呂夷簡爲相，羣姦滿朝，賢人遠颺，朝政大亂，及仁宗改元慶歷，乃大振綱紀，如王素、歐陽修、余靖、蔡襄一時名流，都爲諫官，杜衍爲樞密使，韓琦、范仲淹爲樞密副使，於是小人遠颺，朝政一新。聖德詩之作，卽爲此也。以總角的童子，卽已能狎侮其師，則其幼時矜尙之氣，亦可想見。

東坡幼時軼事，尙有數則，俱見於侯鯖錄，茲不多述。後東坡年事漸長，其學殖文思，亦與年俱進，洋洋千言，倚馬可待。所以子由於其所撰墓志銘上，有「比冠學通經史，屬文日數千言」之句了。後遊咸都，謁名人張安道，安道一見卽待以國士之禮，東坡之名聲物望，因之益爲人所重視。

嘉祐元年，東坡年二十一歲，舉進士。明年，與其父洵及弟轍同時入都，赴試禮部，此時人家對於他們父子三人，已很注目，三蘇之名，嘖嘖人口。三月，仁宗親召至崇政殿御試，時歐陽修權知貢舉，梅聖俞參與其事，歐陽修疾恨時文詭異，凡當代之所推譽者，都被黜罷，及出榜，一般澆薄之士，俟修之晨朝也，都去和他爲難。計當時發表及第出身者，共八百七十七人，東坡和其弟子由，同時在這一榜發表出來的。他曾自述云：

昔吾舉進士，試於禮部，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：此我輩人也，吾當避之，方是時，士以剽裂爲文，聚

而見訕，且訕公者，所在成市。

歐陽修最愛東坡之文，列入第二，觀其寄梅聖俞書中，有幾句說道：

讀軾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快哉，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。

又觀東坡上梅聖俞書云：

軾七八歲時，始知讀書，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，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，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，而與之上下其議論。其後益壯，始能讀其文詞，想見其爲人，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；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，求斗升之祿，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，來京師逾年，未嘗窺其門。今年春，天下之士，羣至於禮部，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，誠不自意，獲在第二。旣而聞之人，執事愛其文，以爲有孟軻之風，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，是以在此，非左右爲之先容，非親舊爲之請屬，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，一朝爲知己。退而思之，人不可以苟富貴，亦不可以徒貧賤，有大賢焉而爲其徒，則亦足恃矣。

足見東坡的往來於名公鉅卿之間，全以文字爲因緣，非一般倖進之徒，藉親戚故舊爲之運動者所可

比擬了。

東坡方試罷，卽丁母憂。嘉祐四年除服，十二月，和其弟子由，侍父，下長江，至湖北，再遵陸北上至京。此行也，東坡有南行前集，專記其事。其序云：

己亥之歲，侍行適楚，舟中無事，博弈飲酒，非所以爲閨門之歡，山川之秀美，風俗之朴陋，賈人君子之遺跡，與凡耳目之所接者，雜然有觸於中，而發於詠嘆，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，凡一百篇，謂之南行集。

在此山河千里間，旣富名勝，又饒古迹，詩人俯仰其間，自然文思汨汨，有如泉水的傾瀉而出了。

五年，授東坡河南福昌縣主簿，未赴任。明年八月，歐陽公以東坡才學兼茂，免其應試，列其制策入三等，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，僅東坡一人。後司馬光考其所對策，亦列入第三等，將其所爲之擬議，列入第四等。又在制科的那一年，適逢其弟子由病，韓魏公言於朝廷，謂今年制科，唯蘇軾蘇轍，最有聲望，今蘇轍偶病，請展期二十天，後遂成爲常例。

是年十二月，除大理評事，簽書鳳翔判官，旋即到任。惟如此刀筆小吏，豈東坡眞心所欲爲，僅藉此

以行其隱居生活而已。東坡隱居終南山，在竹林中構一茆屋，名避世堂。有詩云：

譬如倦行客，中路逢清流，塵埃雖未脫，暫憩得一漱。

終南山境甚幽邃，唐張喬有詩云：

帶雪復御春，橫天占半秦，勢奇看不定，景變難寫真，洞遠皆通岳，川多更有神，白雲幽絕處，自古屬樵人。

唐詩人李白，也在終南山隱居過，東坡的居於此，僅貪其清閒。其詩云：

猶恨溪堂淺，更穿修竹林，高人不畏虎，避世已無心，隱几頽如病，忘言兀似瘖，茆茨追上古，冠蓋謝當今，曉夢猿呼覺，秋懷鳥伴吟，暫來聊解帶，屢去欲攜衾，湖上行人絕，塔前暮雪深，應逢綠毛叟，扣戶夜抽簪。

治平二年，任滿歸京師，是時仁宗已經晏駕，以太宗之曾孫入繼，是爲英宗。英宗在爲皇子時，即聞東坡之名，及即位，擬召之爲翰林。時韓魏公爲相，此事爲其所知，即以東坡驟然登用爲不利之說，以告英宗，勸他不如先召東坡赴祕閣一試之。英宗謂：試之者以尙未知其能否故也，如軾則衆皆知其賢，又